

最后的印象

馬萊克·哈达德著

世 中 譯



最后的印象

〔阿尔及利亚〕馬萊克·哈达德著·

世 中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Malek Haddad
La Dernière Impression

本书根据 René Julliard, Paris 1958 年版本译出

最后的印象

原著者 [阿尔及利亚] 马莱克·哈达德
翻译者 世 中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4 13/16 字数：90,000

1962 年 8 月第 1 版

196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78：2050

定价：(九) 0.42 元

內 容 提 要

賽义德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年輕的工程师，他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但是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还不是最积极的。为了斗争的需要，他負責造的一座桥要炸毀，他就觉得不忍心。

他的哥哥布齐德是一位已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，殖民者来逮捕他，他事先逃走了。賽义德的爱人露西亚在路上遇到殖民軍队追击阿尔及利亚的战士，中了流弹，不幸去世。这几件事使賽义德深深認識到在民族解放的事业当中，一个知識分子應該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，参加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。

最后他参加了布齐德领导的一支部队，在山区作战时，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章西厓 装帧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50

定价：0.42 元

CH 341.2

目 次

一	老阿米拉和她的孩子們.....	1
二	紅色的曙光.....	35
三	黎明前的客人.....	74
四	燦爛的早晨.....	101
五	寻找失踪的兒子.....	138
六	招認.....	159
七	噩耗.....	191
八	我見到你并不膩煩.....	223
九	拉脫妮.....	249
十	从監獄里來的消息.....	280
十一	木柱.....	323
十二	阿米拉.....	346
十三	活着的人們.....	373
	譯后記.....	390

一 老阿米拉和她的孩子們

人們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，非正式地將這個地區叫做“獨立區”。他們這樣叫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自從英國人和尼加^①軍登陸以後，這兒就成了人民的堡壘和防綫之一。人們私下把這兒稱為“獨立區”，也是符合事實的。

英國人撤出爪哇，荷蘭軍隊進駐以後，這兒的情勢並沒有多大改變。直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貨幣——白色貨幣發行幾個月後，形勢才急轉直下。共和國貨幣的貶值，使得人民防綫垮了台。人們開始混亂起來，一個一個都不敢稱自己為戰士了。但是，在這個被稱為“獨立區”的地方，那些在白天不出現的軍隊，依然繼續進行着他們的鬥爭。儘管荷蘭人已經發動了第一次軍事行動，^②鬥爭仍然在繼續。

① 尼加（“荷蘭民政機構” Netherlands 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 的簡稱）是1945年荷蘭殖民者企圖在印度尼西亞恢復殖民統治而成立的機構。

② 1947年7月21日荷蘭發動全面性殖民戰爭，進攻印度尼西亞共和國，即所謂“第一次軍事行動”。

“独立区”在雅加达的丁牙胡同里。

丁牙胡同里的一条横胡同里，有一間篾壁房子，里面住着阿米拉一家——因为阿米拉是家長；或者說是阿曼的家——因为沙阿曼是負担这个家庭生活費用的。第一次軍事行动后的一个星期，这家人才搬进“独立区”的胡同里居住。是的，他們搬来不久，可是鄰居們已經敢把沙阿曼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青年，而他的母亲阿米拉，他們却把她叫作兵营里的“破鞋”。

这个称呼，可能仅仅是为了說明她們母子倆品性不同，也可能事实确是如此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鄰居們都是这样叫她的。

现在是夜晚。

陰暗的夜幕籠罩着阿米拉一家住着的篾壁房子。人們已經看不清楚这座房子的輪廓，只有从篾壁縫隙透出来的煤油灯光，告訴行人这兒有一座房子——有一家人居住着。

这时的夜晚和月底的夜晚一样，和昨天的夜晚也沒有不同，异常漆黑。也正像往常的夜晚，昨天的、前天的以及三个月来的夜晚一样，对阿米拉來說，不能給她絲毫安慰。她——阿米拉——是被自己的疑慮和徬徨折磨着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。

阿米拉觉得自己——是的，只有自己——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她觉得世界上沒有人能帮助她这样一个

已經被折磨到尽头的人；阿米拉覺得，这一次的苦难是最后一次苦难了。

这种想法是什么时候在她思想中肯定下来的，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。現在是一九四九年，但是人們說阿米拉并不是現代的人；她依然还是一、二十年前的人。鄰居們認為，她不折不扣地仍舊是从前兵營里的一个“破鞋”，只是，她的肉体——人們說——倒是跟着时代向前走的；她的皮膚已經干癟，她年青時的美貌已消失。人們還說，她就像一把旧扫帚，如果还能說有用的話，就只有当做肥料用了。

她不会看書，也不会写字，因此她从来沒有筆記本。同时，她也不了解筆記本究竟有什么用。直到現在——一九四九年，她还不知道会看書、会写字有什么用处呢。正因为如此，她說不清楚什么时候肯定了这是她最后一次的苦难。

三个月来，每天夜里，每当都市的喧嚣声已經消失，只剩下她孩子們在睡夢中的呼吸、打鼾和咬牙声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对着桌上的油灯凝思起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她就漫無目的地冥想，有时她也略有所思索。但是，她始終沒有能够从凝思、冥想或思索中得到什么結果。对她來說，这一次的苦难或許就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結果了。

阿米拉——这位瘦長个子的著名的阿米拉，从她的外表看来，还可以想像她年輕時是一个标致的女人。但

是，現在她的步伐已遠不如從前穩健。人們說，現在她的姿態，就像是去掉下面那個點兒的問號。也就是這幾年戰爭歲月，把她的身體、生計和生活全毀了。在鄰居們和一些相識的人眼里，當然，這女人是越來越愚蠢了。她自己從來沒有聽到人家這樣說。像其他被稱為愚蠢的人一樣，她並不知道自己的愚蠢。這正是特別使她的鄰居們煩惱的。

人們把她看成頭號頑固不化的人。有這樣看法的人，就竭力避開她。她的頑固和愚蠢，時常引起一些小小的風波。這樣一來，阿米拉在她居住的這個地方，就成了一個有名的人物。

阿米拉在人們面前出現時，很少不是繃着臉的。她一出現，就像要找人吵架似的，因此她成了一個孤獨的人。如果她有時也不得不帶着笑臉在人們面前出現的話，人們很容易就能猜到她的心事：她一定是有求於人了。她的胸前有一對干癟的乳房——干癟得像兩只空口袋。如果把她這一對垂下來緊貼着胸肌的乳房，比之于緊貼着婆佐內哥羅^①大地的甘團山，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。她那對曾經非常吸引人的乳房日益干癟，一切美好的希望，也跟着日益暗淡。

夜已寂靜。月亮還沒有升起。希望之火也不再燃

① 婆佐內哥羅(Bodjonegoro)，縣名，位於東爪哇。

燒。这一家人的希望早已熄灭。如果还存在一綫希望的話，那也不过是盲目的希望罢了。这个家庭的主要人物阿曼，沙阿曼已經三个月沒有回来。沒有一点消息，即使是最坏最坏的消息，也一点沒有。

油灯煩惱地燃着——就像其他許多油灯一样，这是貧穷人家的象征。灯光是紅黄色的。当微風吹动灯火的时候，屋子里的所有影子都随之顫抖起来。

看吧！阿米拉对着門口坐在椅子上——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張椅子——目光模糊地凝視着門口——寄托着幻想的門口。她的一对朦朦朧朧的眼睛，好像是一只对着月亮發呆的野狗的眼睛。

都市里車馬的喧鬧和嘈雜，現在是靜得多了。她就这样坐了十分鐘。她听到背后臥榻上有人在用脚拉席子。她依然靜坐不动。接着，呼叫的声音从她身旁傳來。

“媽，”十九岁的女兒沙拉瑪叫道。接着，又是一声“媽”。阿米拉一声不响，沙拉瑪便湊过来，提高喉嚨又叫了一声“媽”。

阿米拉从幻想中清醒过来，怒气冲冲地看着沙拉瑪，凶狠地說：“你又起来啦。”

“媽，”沙拉瑪又叫道，“我的衣服又不見了。”灯光照紅了她的双頰，眼睛里流露出內心的悲伤。

阿米拉把視線轉向門口，嘟囔道：“你总那么不小心。”那姑娘正想为自己辯解，阿米拉紧接着說：“这么大

了还不会照管自己的衣服。你已经这么大了，都喜欢男人了——。”

“媽，——我从来没有和男人玩过，”沙拉瑪辯解道。

“——还不会照管自己的衣服，”阿米拉又咕嚕道：“要是你再把衣服丢掉的話，再把衣服丢掉的話，”她高声說，“看你把奶子藏到什么地方去！”

那少女克制住受刺伤的內心的激动。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在微微發抖，她那被灯光照紅的双頰，这时变得緋紅，她的眼睛閃閃發光。她时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悲伤而流泪，有了感觸，特别是內心受到了刺伤，她都会流泪。現在，听了她母亲最后的一句話，她实在受不了了，又流下泪来。

“我从来没有和男人玩过。”她仍溫柔地說。

“我的眼睛長在头上，阿瑪！”她媽毫不理睬地說，“我到处都帶着它。可是你确实是个大姑娘了——是个老处女了。可能就因为你是个老处女，你的衣服才会丢呢。”

沙拉瑪不敢再說話，不敢再为自己辯解了。她知道，她最好不要再跟媽媽頂嘴，如果她不想再听几声咒罵的話。但她的內心仍然受到刺伤。

“你哥阿曼的汗水洒遍了全雅加达，才給你买了这件衣服。而你只知道和男人談恋爱，一点腦筋也沒有，連自己的衣服都管不了，”阿米拉淡然地說。突然，她尖叫起来：“我想，我想，你也是个男人狂。你！你！你！”她惡狠

狠地瞪着沙拉瑪。“要不是你給賣了的話，你的衣服到哪兒去了呢？一定是你給賣了，錢，一定是送給那些混蛋花了。”

“我想這房子里有賊。”沙拉瑪躲開她母親的鋒芒，吞吞吐吐地辯解說。

“賊？”阿米拉死盯住她女兒的眼睛。“你再說有賊，來，你再說有賊。”沙拉瑪沒有回答。阿米拉苦笑一聲，“還說有賊呢，賊會到這兒來，只有那些發了瘋的賊才會到這兒來。”

“昨天哈山的衣服丟了。前天米米的倍倍^①也丟了。”

阿米拉站了起來，沒有說一句話，接着又坐了下去，慢騰騰地把視線轉向門口。靜了一會兒，她突然又帶着凶狠和厭煩的眼光看着她的女兒。

“你不是已經長大了？你不是已經成年了？老了？已經是大姑娘了？老了？不是已經喜歡和男人搞戀愛了？不是也會料理你弟弟的衣服了？”阿米拉一口氣說下去，好像生怕女兒插嘴。“你想，誰現在能給我們買衣服？阿曼？唉！阿曼——沙阿曼，我的孩子——”突然間她的聲音變得很沮喪。

“——為什麼你還不回家？為什麼？誰也不知道你

^① 倍倍是歐洲式樣的女服。

在哪兒，現在也沒有一個人能掙錢。”

這時她的聲音又變得很粗魯，並且帶着尋衅的口吻：

“就是你！真不中用。家里人又是那么多：哈山，米米，伊瑪，你和我共五口人，沒有一個掙錢的。現在也沒有人能替我們買衣服。你不会工作，不会謀生。你只会丟衣服。”她滔滔不絕地說。

由于疲劳，她停了一会。随后，她又以埋怨自己的語气，慢吞吞地自言自語：

“哎，——为什么我年輕时不学会干活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做兵營里的女人？为什么我过去老以为沒有比在兵營里生活更舒服的了？現在呢？現在落个什么下場？啊——在兵營里，人老珠黃不值錢，我已經老罗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，久久地沉思着。接着，她的声音变得又低沉又緩慢，就像一只發怒的猫一样。“为什么我过去总認為只有好吃懶做的生活才是愉快的生活？为什么我現在老了呢？为什么？年老，的确确是可詛咒的——老了就討不到人的喜欢。”她閉着眼睛，避开她已經成年的女兒的視線。驟然間，她对女兒的年輕又妒忌起来。

“媽，”沙拉瑪小心翼翼地說，“現在我們的处境很坏。”阿米拉沒有插嘴。“明天我可以去工作嗎？”

阿米拉抬起眼睛，瞪了她女兒一眼。“什么？”她生氣地說。“你再說一遍，再說，再說一遍。”

“去工作，”沙拉瑪說。

“去工作。上哪兒？”

“中国人开的印刷所里。”

“你是不会工作的。”阿米拉輕蔑地說。

“或許我可以在那兒找到工作。我可以每天在那兒吃一頓午飯，还可以得到衣服和伙食。同时每星期还能領薪水。刚开始，錢少一些也沒有关系。我可以去嗎？”

阿米拉的心被这番話打动了；然而，还没有完全被說服，怀疑的心情又油然而生。她仿佛一个掌握着配給权的店主对待顧客那样，惡狠狠地說：“你！要是出去的話，准不是找工作，不是謀生，而是——。”

“媽，这样也許还能应付我們家里的开銷——。”

“——去找男人。去跟男人勾勾搭搭的。”阿米拉不理她，自己說下去。

“——为了买些衣服，媽。也許哈山，米米和伊瑪还可以再去上学。”沙拉瑪說。

“——跟男人勾勾搭搭，”阿米拉接着說，“回家的时候什么也不帶——。”

“媽，我一向很尊重阿曼哥哥的劝告：‘不管我們家境怎样坏，哈山，米米和伊瑪也得繼續上学。要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早就和米明，以及馬曼哥一起到內地去參軍了。但是，弟妹們必須繼續上学。所以我就必須和你們一起留在雅加达。’所以，媽——。”

阿米拉依然不理她孩子的話。她立刻接着說：

“你呀，回家的时候是不会帶錢回来的。你呀，回家的时候只会帶小孩来。知道嗎？”

她睜大眼睛盯住沙拉瑪。沙拉瑪低下头，挪动了一下脚的位置。

“知道嗎？”阿米拉凶暴地罵着，“知道嗎？知道嗎？知道嗎？”

阿瑪，那性情溫柔的沙拉瑪，对亲生媽媽这种粗暴的态度感到伤心，兩頰又淌下了兩行泪水。她低下头，回想起她大哥——沙阿曼。哥哥一向都尊重她，尊重米米，尊重伊瑪，也尊重才八岁的哈山。她哥哥一向都很有礼貌，即使是对他最小的弟妹也是一样。沙阿曼經常給他們講精彩而有益的故事。沙阿曼的温和的性情，使母亲也收敛了她那股粗魯勁兒。

她盼望沙阿曼回家，再和弟妹們生活在一起。人生的这幕戏剧在她的腦海里只显现了片刻，就又烟消云散了。眼睛里又出现了她的母亲。一位非常粗暴地对待她亲生女兒的母亲。于是她又深深地嘆了口气。

她回顧了一下，看了看全家合睡的那張臥榻。她的視線停留在伊瑪——十六岁的巴蒂瑪身上。她很愛她，虽然她只比她大三岁。由于年齡的不同經常在姊妹中間引起爭吵。但是，沙拉瑪很愛她，就像沙阿曼愛她一样。她从来沒有忘記哥哥的預言，巴蒂瑪將來会成为女英雄的。因为她不仅聰明、机灵，而且有德行，心腸好，胸襟寬大。

接着，她的眼睛掠过自己的空床。随后，又看了看米米，十岁的妹妹沙拉米。最后，她看了一下最小的弟弟，哈山。

这时，阿米拉狠狠地盯着她的女儿。她越看她女儿的美貌，越引起她强烈的妒忌心。她妒忌自己的美貌已被女儿夺去，于是咆哮着说：

“你哭？”她说。“呸，不要脸的大姑娘。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哭过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。沙拉玛抬起头来，用湿润蒙眬的眼睛看了看她的妈妈，她妈妈的嘴巴。

阿米拉还想继续骂下去。但是她突然沉默下来。她深深被她女儿的脸庞吸引住了。现在她才真正地注意到她的女儿。美丽的浅蓝色的眼睛，在暗淡的灯光下，也还显得水汪汪的。嘴形是那么可爱和完美无瑕。她的头发，略有点红色。

“那眼睛，那头发，那嘴巴，”她心里这样想，“都不是我的。也不是我男人巴依参的，决不是！”

于是，她回忆起大约二十年前那些愉快的日子。

“眼睛，鼻子，嘴巴和头发，”她心里捉摸着，“还有她的皮肤和身段，的确不是我和巴依参的。”她愉快地微笑了。

她称为葛特爾葛特爾中尉的那个人，现在她还记得